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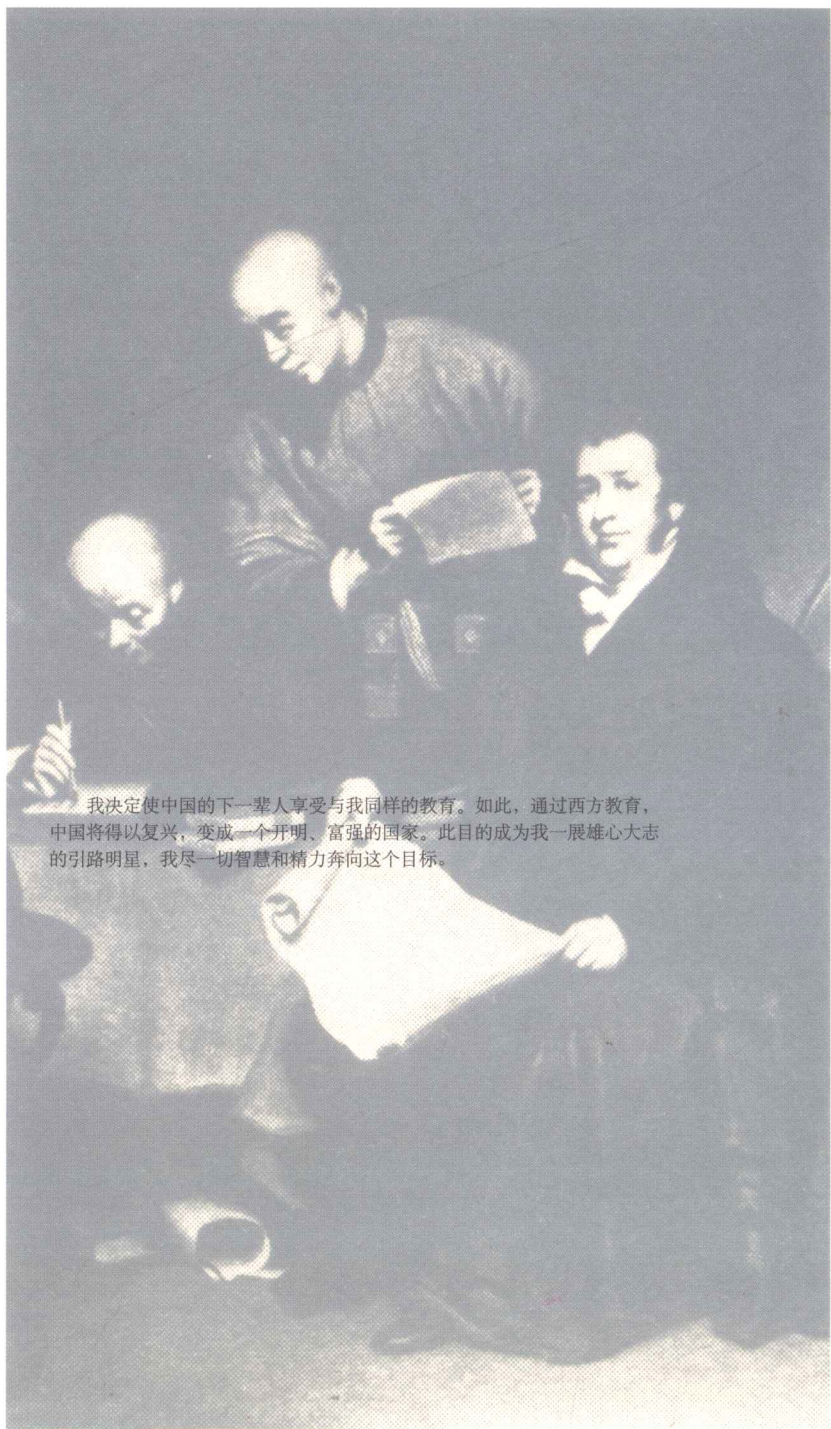
西学东渐记

容
闳
著
王
秦
译

历史
回眸



我决定使中国的下一辈人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如此，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一个开明、富强的国家。此目的成为我一展雄心大志的引路明星，我尽一切智慧和精力奔向这个目标。



西学东渐记

容闳著 王蓁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历史
回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学东渐记/(清) 容闳著; 王蕤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3
(历史回眸)

ISBN 978-7-300-13482-6

I. ①西… II. ①容…②王… III. ①容闳 (1828~1912) -回忆录 IV. ①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36927 号

历史回眸

西学东渐记

容闳 著

王蕤 译

Xixuedongjian J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易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148 mm×210 mm 32 开本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张 5.375 插页 2

印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04 000

定 价 19.5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译者序^①

《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是一本用英文写成的自传性著作，它的记事从一八三五年作者七岁时开始，至一九〇一年七十三岁止。原书一九〇九年在美国出版，后由徐凤石及恽铁樵译成中文，取名《西学东渐记》，由商务印书馆于一九一五年出版。原著有一篇自序，书尾还附录了作者挚友特韦切尔牧师一八七八年四月十日的演讲稿，这两篇文字旧译本都没有，为了保存原著全貌，现在都据原书译出。旧译本是文言，而且也有漏译、错译的地方。此外原著中论到的事实也有个别误记之处，例如容闳称自己为“幼童出洋肄业局”的委员，其实据曾国藩同治十一年正月十九日奏折^②容闳是被任命为副委员，而且三次人事调动，容闳的职务始终未变。甚至连他妻子的逝世日期都记错了，把

① 此系1991年版译者序。本书原名为《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现经著作权人许可，以《西学东渐记》为书名出版。书中专有名词的翻译，鉴于译者已经去世，现尊重译者，保留原貌。——编者注

②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二），157页。

一八八六年五月廿九日误记成六月廿八日。^①作者在成书之年已经八十一岁，由于记忆力的关系而出现一些错误自然在所难免。这本书从侧面反映了不少清末的政治、社会情况，更是研究容闳生平的主要资料，因此有必要将这些错误予以澄清，现在各章译者注中作了力所能及的订正和说明。

作者容闳字达萌号纯甫^②，广东香山县人，生于一八二八年（道光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卒于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四月廿一日。^③他是中国第一个毕业于美国一流大学的留学生。虽然他久居国外，接受的是西方教育，思想感情也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但他对祖国的热爱始终不渝。书里有一段话充分表现了他在国外读大学的时候怀念祖国的心情：“整个大学阶段，尤其是最后一年，中国的可悲境况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教育已经明显地扩展了我的心灵境界，使我深深感到自身的责任……我为了求学，远涉重洋，由于勤奋克己终于达到了渴望已久的目的。……我可以自称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那么，就应该自问：‘把所学用在什么地方呢？’……我决定使中国的下一辈人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如此，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一个开明、富强的国家。此目的成为我一展雄心大志的引路明星，我尽一切智慧和精力奔向这个目标。”怀着这种报效祖国的心情，他在大学毕业以后，立即回国。

当容闳满腔热情地准备为国贡献自己的知识的时候，清朝

① 见第二十章注。

② 参见何广棧：《族谱所载有关容闳之史料》，载台北《书目季刊》第13卷第3期（1979.9）。

③ 参见高宗鲁：《有关容闳的史料问题》，载台北《传记文学》第36卷第3期。

政府正在疯狂地镇压人民。他刚刚踏上国土，就遇到叶名琛在广州屠杀群众，“斩首七万五千人……其中大多是无辜的。……血流遍地，街道两旁，无首的尸身堆积如山……暴露于烈日之下，无人过问。盛夏的温度，由晨至夜始终保持在华氏九十度……成堆的尸体被丢在那里至少有两天之久……”。他目睹这一血腥事实，愤慨之极，也引起他的深思：“太平天国叛军确实有充足理由推翻清王朝。我完全同情他们，并且确实想去参加到太平军的行列。”这就是他曾一度把希望寄托于太平天国的原因。

容闳回国以后为谋生而经历了不少波折。他在广州担任过美国公使的秘书，在香港做过审判厅的译员。一八五六年来到上海后，先在海关任职四个月，继而在一家英商公司当秘书。几度变换工作，始终郁郁不得志。对于这一段坎坷经历，作者在自传第七、八、九三章中叙述甚详。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容闳的品格和为人，为了祖国和个人的尊严，他在洋人面前充分表现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精神。

一八六〇年，他到太平军中考察，此行的目的“是要去观察一下太平军是什么性质，看看他们能否建立一个新政府，取代满洲王朝”。他在那里住了一个月左右，经过仔细的观察和分析，他认为太平天国不是他施展雄才的理想之地，于是失望离去。

一八六三年是他生命的转折点。当时曾国藩对各方面的人才竭力延揽，幕府中的人物极一时之盛。其中包括了许多学者

名流，著名数学家李善兰、华蘅芳也都是曾的幕宾。容闳就是经李善兰的推荐才认识曾国藩的，初次见面，曾国藩就对容闳颇为赏识，两次晤谈以后，容闳就被委派去美国购买机器，继而在—八六五年在上海高昌庙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机器厂——江南制造局的前身。七年以后，容闳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教育计划也借助于曾国藩的力量得以实现。容闳在回忆录中对曾国藩推崇备至，认为“曾国藩的伟大是不能衡之以爵位的：这主要不在于他克服了叛军，更不是因为他收复了南京，而是在于他的伟大品德——纯真而不自私的爱国主义精神，具有深思远虑的政治头脑和为官清正”。类似的赞美，在书中时有出现，由此可以看出，他个人对曾国藩是怀有深厚的感情的。他作了十八年努力的教育计划，一旦借曾国藩之力，夙愿得偿，因而他对曾国藩如此颂扬，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关于曾国藩其人的全面历史评价是另一问题，仅就派遣留学生一事而言，当时曾国藩是起了主要作用的。—八七二年决定派遣留学生这一行动，是中国历史上的创举。中国设在哈特福德城的“幼童出洋肄业局驻美办事处”是中国第一个驻外常设机构，为学习先进科学技术迈出了一步。

虽然容闳夙愿得偿，但进展并非一帆风顺。政府中的保守派对当时的洋务运动怀有极大抵制情绪，认为派遣留学生是离经叛道。曾国藩尽管对容闳很赏识，但是鉴于朝中保守势力的反对与掣肘，他对容闳还是持有保留态度的。如在他奏请批准设立“幼童出洋肄业局”时，就提出“请旨飭派陈兰彬为正委员，容闳为副委员常川驻扎美国，经理一切事宜”。后来陈兰

彬调离肄业局，由区谔良接替他的职位，区以后又有容增祥、吴子登相继担任正委员。三次人事调动，容闳始终屈居副职。大概由于容闳久居国外，一八七五年又娶了一个美国女子为妻，清朝政府唯恐他的“洋化思想”影响学生。那几位正委员，除容增祥外都是翰林出身，职务虽然是负责留学生的事，实际上却都是反对派遣留学生的，因而他们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格格不入，矛盾很大，学生的一举一动他们都看不顺眼。而容闳和学生之间的感情却很融洽。在这种情况下，容闳与这些正委员共事，经常发生摩擦，处处受到掣肘。正如李鸿章所说：“荔秋（陈兰彬号）与纯甫抵牾已久。”^① 保守派不断造谣诽谤留学生“腹少儒书，德行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先已沾其恶习”^②。曾国藩死后，留学生事务由李鸿章主管，而他徘徊于“新”“旧”之间，并未全力支持肄业局。这一切终于导致了一八八一年撤回所有留学生，教育计划半途而废。这给容闳精神上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且更为遗憾的是这些留学生中只有两人大学毕业，一个是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另一个是欧阳赓。肄业局先后派出一百二十名留学生，这些人回国后成为当时中国现代化启蒙运动的生力军，他们分别在外交界、海关、军界担任了重要的职务。其中知名之士如领导中国筑路工人克服艰险、自建京张铁路的詹天佑；一九一二年出任第一任国务总理的唐绍仪；曾任海军元帅并参加“中日海战”的吴应科和蔡廷幹；任海军舰长，在中法海战中阵亡的邝咏钟；任北洋大

①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二），178页。

② 同上书，165页。

学校长的蔡绍基……^①这些事实说明肄业局的事业是有成绩的，有其历史贡献的，然而正如特韦切尔所说：“如果没有容闳，他们这番光辉事业也不会完成。”

作者在这本回忆录中只写到戊戌政变后他逃离中国大陆，经台湾赴香港止。鉴于当时的政治情况，他在香港所进行的政治活动以及他和辛亥革命的关系，在本书中只字未提。光凭这本自传来看容闳，可能会使人误认为他仅仅是一个热心于教育事业的人。事实上，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生活的经历使他认识到，只有在健全的政治制度下，才能发展教育，这可能是促使他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的原因。下面仅就个人所掌握的很不完整的资料，对容闳晚年的政治活动作些补充介绍。

据《容氏谱牒》容闳族侄孙容联芳所撰《容闳传》：“公素同情于维新党者，故避嫌而离去北京，至上海……以上海亦非乐土，乃迁香港……居港时曾返乡盘桓数日，时年已七十余矣。联芳趋谒之，见其精神矍铄，尚有伏波据鞍顾盼之概。迨武昌起义，国内同志电请公回国主持大计。接电后预备行装，筮日首途，而病忽作，以致不起……”^②这段话概括了容闳生命最后十几年的政治活动。

就政治倾向的转变而言，容闳由最初的寄希望于太平天国转向洋务，由洋务而维新，最终认清形势，倾向革命。容闳在

^① 参见高岩：《中美交流的一段哀乐史》，载香港《明报》92（8：8）1973，8，引自 Thomas E. LA Fargue: *China's First Hundred*。

^② 何广棧：《族谱所载有关容闳之史料》，载台北《书目季刊》第13卷第3期（1979.9）。

本书最末一章所提到的他曾在上海组织议会一事，其事实为维新派的中坚人物唐才常当时中国局势出现了纷纭复杂的局面，遂将“自立会”改称“国会”，以便公开活动，号召全国。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六日唐才常邀请容闳、严复、章炳麟、文廷式等八十人集会，会议选举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同年八月末，唐才常组织的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唐亦被害，容闳遂于当年九月一日离沪，适与孙中山同船。先是，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挟光绪出亡，孙中山于八月二十五日由日本潜赴上海。他企图利用这一特定时机，以容闳为首领，联络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以及康有为等，以江苏及两广等省为根据地，宣布独立，建立共和政体，渐次向中国北方发展，推翻清朝统治。孙中山到上海时，正值唐才常被捕之后，张之洞、刘坤一等命令各地严缉新党，孙中山无法在上海活动，亦于九月一日离沪。孙中山这一不切实际的设想，虽未成功，但于此可见容闳在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中，已成为可以联络的一个对象。

维新运动失败以后，容闳逐渐倾向于孙中山所领导的兴中会的革命运动。他迁居香港之后，立即主张联合维新派与兴中会和民间的秘密团体，如三合会等进行一种革新运动，因此与兴中会的关系日渐密切。在香港的兴中会会员谢缵泰是澳大利亚华侨，早年就在他父亲那里接受了强烈的反清思想。一八九九年，他结识了逃亡香港的洪秀全的侄子洪全福。洪全福曾随洪秀全转战各地，有丰富的军事经验。一九〇一年九月，谢缵泰、洪全福、李纪堂集议。洪全福主张筹款五十万元，召集广东、香港的洪门兄弟起义。李纪堂慨然捐出刚接受的百万遗

产，承担全部经费。他们决定俟起义成功，即于广东先成立大明顺天国，选举容闳为临时政府大总统。容闳对于谢纘泰等人的计划虽然赞成，但是认为必须先得到国际上尤其是美国的声援。于是容闳为此前往美国进行活动。这一起义计划终因机密泄露，宣告失败，但容闳在美国结识了荷马李（Homer Lea）及布什（Charles B. Boothe）等人。荷马李和布什原来都是赞助中国维新运动的人物，在光绪帝死后，康有为等人的拥护与号召对象已不复存在。容闳于一九〇九年一月一再写信给布什及荷马李，说依照当时形势，孙中山已是中国所有人士中最可信赖的，他在广东的力量也是最大的，应协助他实现其计划和理想。^① 当年十一月，孙中山抵达纽约。不论荷马李出于何种目的，他一直与孙中山的关系是密切的。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即命荷马李为高等军事顾问。随之又致电给居住在美国的容闳，请他回国，电文说：“当此破坏后，民国建设，在在需才。素仰盛名，播震寰宇，加我才智学识，练达过人。用敢备极欢迎，恳请先生归国，而在此中华民国创立一完全之政府，以巩固我幼稚之共和。倘俯允所请，则他日吾人得安享自由平等之幸福，悉自先生所赐矣。”^② 从电文的措辞，可以清楚地看到孙中山对容闳的器重。这时候的容闳年已八十四岁，但爱国的心情却始终如一，正在准备行装首途归国时，却旧病复发，竟致不起。他临终嘱咐两个儿子务必回到

^① 参见罗香林：《早期留学美国的容闳与中华民国创立之关系》，载台北《东方杂志》9.5.1975.11。

^② 《孙中山全集》第三卷，144页。

祖国，贡献自己的学识。容氏弟兄谨遵父命，为祖国工作了一生。

纵观以上事实，无论容闳赞成维新或最终倾向革命，都是为了祖国的富强，对祖国的忠诚终生不渝，说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是当之无愧的。当然，由于他久居海外，自己受的是美国教育，过于崇拜西方的思想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我们固然不可苛求于他，但它给容闳追求的事业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事实。本序言不在于对容闳进行评价，对此也不再多说。

承汤志钧同志惠借资料，使我获益不少；本书在付排以前，承中华书局李丹慧同志细心审读了全稿，所作修改提高了译文水平，并对于译者注有所补充，一并致以深切的谢意。

自序

本书前五章叙述我留学以前所受的早期教育，和赴美以后在马萨诸塞州蒙森城的蒙森学校与在耶鲁大学读书时的情况。

由第六章起始，将谈到我去国八年后重返中国后的情形。一直由西方文明作为例证的西方教育，如果不能在一个东方人内心产生作用，使他在截然不同的环境中感到自己倒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话，岂不是怪事吗？这正是我个人的情形，然而我的爱国心和对同胞的热忱却并未因此衰减，反而更加强烈了。所以接下去几章，我完全谈的是怎样推行我的教育计划，这是我对中国的不可磨灭的热爱的表现，同时也是我认为的使中国走向改革和复兴的最适宜的办法。

随着中国“幼童出洋肄业局”的撤销和作为中国现代教育先驱的一百二十名留学生的召回，我的教育事业也就此告终。

一八七二年那批留学生的在世者，有几个人由于勤奋努力，在今天已跻身中国政府官员之前列。也就是通过他们，原来的中国教育委员会才得以恢复，虽然形式有所改变。因而我

们今天能见到中国留学生由遥远的四面八方来到欧美学习科学知识。

一九〇九年十一月于康涅狄格
哈特福德阿特伍德街十六号

目 录

译者序	1
自 序	1
第一章 童年	1
第二章 学生时代	8
第三章 前往美国以及最初的体验	13
第四章 蒙森学校	17
第五章 大学时期	22
第六章 回国	27
第七章 为职业奔走	35
第八章 经商经验	40
第九章 第一次到产茶区域	47
第十章 访问太平军	55
第十一章 对太平叛军的感想	64
第十二章 前往太平县产茶区	70
第十三章 会见曾国藩	78

第十四章	去美国购买机器	87
第十五章	第二次回国	91
第十六章	提出我的教育计划	97
第十七章	中国派遣留学生	102
第十八章	对秘鲁招募华工的调查	108
第十九章	停止派遣留学生	112
第二十章	北京之行和妻子的逝世	122
第二十一章	被召回国	127
第二十二章	戊戌政变	135
附录		140

第一章 童年

一八二八年十一月十七日我出生在葡萄牙属地澳门以西的彼德罗岛^①南屏乡。岛和澳门之间隔着一条宽约半英里的海峡，南屏乡面对澳门西南方，相距约四英里。

我们兄弟姐妹四人，我行三，上有一兄一姐，最小的是个弟弟。四人之中哥哥年龄最大。现在他们三人都已谢世。

在中国传教的教士郭施拉（Charles Gutzlaff）的夫人是一位英国妇女，她在提倡到印度和东方推行妇女教育的伦敦妇女协会的赞助下早在一八三四年就来到澳门，并立即开始工作，为中国女孩子创办了一所女子学校，不久又兼办男校。

替郭施拉夫人办杂务并兼任秘书的人，恰巧和我们同乡，而且又是我父亲的朋友和邻居。我父母从他那里听到有关郭施拉夫人学校的情况，于是通过他的关系并经他设法，父亲把我送进了那所学校。比我年龄大得多的哥哥在正统的私塾读书，

^① 属广东省香山县。——译者注